中央音乐学院图书舘藏书
书号 5500168
总登記号 101972

关于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的脚本創作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H16.4/TCME7
总登記号 101972

[民主德国] H. 海耶尔

R. 瓦格納(1813—1883)在《斯那培来伏波斯基先生軼事》一文中为《漂泊的荷兰人》找到了业已經过艺术加工的素材；这篇散文是瓦格納同时代的著名詩人 H. 海涅于 1833 年发表在他的《沙龙》文集中的。文章中如下的一段描述特别投合瓦格納活跃的戏剧构思，因为这位年青而雄心勃勃的剧院指揮一直在寻求动人的题材。(从瓦格納的許多論文中可以知晓，正是那些被展现得非常明确的个别戏剧性意境(Situation)，經常形成了他往后整个創作构思的出发点。)

"夜間我曾看到一艘大船在近旁駛过，血紅色的帆滿滿鼓起，看来仿佛是一个身穿宽大腥紅色长袍的神秘巨人。难道这就是那漂泊的荷兰人？"

这里，我們可以联想到歌剧第一幕舞台上的場景：从远方地平綫上驀然出现了一艘鬼魂之船。同

时，我們还可以了解到瓦格納是从海涅这篇文章中哪一段着手，以后他又如何截然不同地往下发展的。虽然海涅确切地知道鬼神故事阴郁情調的效果，但是他仅仅淡淡地玩弄了一下这个紧张的动机，并且故意不考虑用眞正悲剧性的手法去发展这一素材。这就是这位性格放逸的著名浪漫主义諷刺詩人的意图，在他的笔下用俏皮而平板的口吻作出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在阿姆斯特丹，那是我才抵达不久的地方，我亲眼看到他本人的眞面目，这位可怕的‘閔海尔’(Mynheer，荷兰人的别号。——譯者注)虽然是在舞台上……关于漂泊的荷兰人的传說，你們当然是熟悉的。这是叙述一艘絕望的海船的故事，它永远不能抵达任何海港；迄今为止，这艘船不知道在海洋上已航行了多少个年头了。每逢它遇到其它船只，这伙神秘的水手当中便有几个駕一叶輕舟駛近前去，悬切地請求其它船只上的人捎带一包信件。这包信件必須牢牢地釘在桅杆上，否则船只就会遭灾；而且如果不把圣經放在甲板上或者沒有把馬蹄鉄悬挂在主桅上，那就更其危险。收信人总是无人知晓的，或者是早已亡故，因此，往往是某个曾孙收到一封写給

他曾祖母的情书，而这位老妇人早在坟墓里躺了一个世紀以上。那些愚蠢的鬼魂、那艘可怖的海船是以他們的船长——一个荷兰人而得名的。他曾在众魔鬼面前起誓，任凭那风暴咆哮若狂，他一定要繞过某一个海角（我已經忘了它的名称），纵使在海洋上航行到世界末日。魔鬼抓住了他这句話，罰他在海上漂泊直到世界末日；除非他娶到一个忠实的妻子，方始能得到解脫。魔鬼就是那样愚蠢的，它們竟然不相信妇女的忠貞的禀性，因而也就允許这位困于絕境的船长每七年上陆求婚一次，借这个机会去求得解脫。可怜的荷兰人呵！不过他又經常是十足快乐的：他一再地自行解除婚約，离开了他的拯救者；七年之后再度上陆去求婚。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剧院里看到的那出戏便是以这个传說为根据的。又是一个七年过去了，在这种无止境的航行之后，荷兰人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感到疲憊。他登上陆地，結識了一位苏格兰商人，向他出售一些钻石，价格之低廉使人怀疑他是在开玩笑。当荷兰人听到这位主顾有一个美貌的女儿时，随即便要求娶她为妻。这一宗买卖也成交了。接着我們便看到苏格兰人的住宅。少女等候着新郎，忧心

怔忡。她怀着悲痛的心情不时地注視一张悬挂在房里的残缺不全的巨幅画象：一个相貌堂堂的男子，身穿西班牙-荷兰式的服装。这是数代相传的遺物，按照老祖母的說法，那还是在百年前当威廉·封·奥兰尼国王在位当日在苏格兰看到漂泊的荷兰人时画下的一幅写眞。随同这幅画还留传下一句警言：本族妇女都应謹防画中之人。因此，从这个少女的童年时代起，这位危险人物的容貌便深深地印在她心上。现在，当这个荷兰人活生生地走进屋里来时，少女震惊了，但并不是出于恐惧。同样，当荷兰人瞥见这幅肖像时，也显出惊惶失措的状态。可是，当别人告訴他画中人物的来历时，他却又毫不含糊地使旁人不对他产生任何疑竇。他嘲笑迷信思想，甚至譏諷漂泊的荷兰人，說他是海洋上万劫流浪之犹太人❶；并且接着以一种痛苦的語調去叙述荷兰人在无边无际、荒漠般的海洋上如何忍受最最駭人听聞的遭遇，他的躯体只是容納他灵魂的皮囊；再叙述他如何被生活唾弃，又怎样被死亡所拒絕。可怜的荷兰

❶ 万劫流浪之犹太人(der ewige Jude)：相传鞋匠亚哈随鲁(Ahasverus)在耶稣赴刑場途中拒其进屋暫憩，因此遭受天譴，不得安居于家而流浪在世，直至世界末日。——譯者注

人在生与死之間来回碰壁，就象一只空木桶被浪潮抛过去又抛过来地播弄，任何一方都不願收容他。他在海洋上漂泊，他的痛苦象海水一样地深；他的船沒有舵，他的心中不存希望。

“我相信，新郎用来結束他的叙述的大約就是这句話了。新娘严肃地打量着他，間或向他的肖像投去側視的目光，好象已識破了他的秘密。后来当荷兰人問她：卡塔琳娜，你願忠实于我嗎？她斬釘截鉄地回答說：我至死忠实于你。

“……現在是話剧的最末一幕。海边有一座悬岩，漂泊的荷兰人的妻子站在上面，絕望地互絞着双手。这时，在海面上可以望到那艘鬼魂之船，甲板上站着她那位不幸的丈夫。他爱她，可是为了不連累她同遭毁灭，他唯有离弃她。这时荷兰人向卡塔琳娜說出了自己可怖的命运和主宰着他的残酷的咒語。但她却大声高呼：我现在还是忠实于你，我知道一个唯一可靠的办法能保持我至死忠实于你！

“說着，这位坚貞的女子就纵身投入大海；漂泊的荷兰人的厄运就此告終，他得到了解脫。于是我們便看到这艘鬼魂之船沉入大海的深淵。”

《斯那培萊伏泼斯基先生軼事》中漂泊的荷兰人

的故事便这样結束了。若从忠实于海涅的原著这一点来看，那末J.奥芬巴赫❶之流的詼諧喜歌剧的大胆风格便是无可指責的了。R.瓦格納走了另一条道路：虽然他采用了上述文章中的許多細节，并且还追随着海涅創作中的主要綫索，但是他却排斥了一切浪漫主义的諷刺手法，并把重心轉移到发展有关同情和解脫的主題上去，这样才使这个主題摆脫了海涅所蒙上的曖昧的意义，从而获得了戏剧性的效果。

1837年至1839年瓦格納在里加任乐队指揮，这期間，他曾研究过海涅在叙述这一个关于水手的古老传說时所采用的浪漫主义的文体。那个时代的詩人們热衷于把自己更深的感受隐藏在浪漫主义的情趣之后，即便稍进一步，也还是有意識地使人感到作品的內容蒙混不清（經常采取类似态度的詩人，我們只消例举格拉勃❷、梯克❸、伊美尔曼❹就足够

❶ 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法国歌剧作曲家。——譯者注

❷ 格拉勃（Grabbe, 1801—1836），德国浪漫主义詩人及編剧家。——譯者注

❸ 梯克（Tieck, 1773—1853），德国浪漫主义詩人。是一位多产作家，写过詩歌、戏剧、小說、童話和民間故事，是莎士比亚部分戏剧的出色的德譯者。——譯者注

❹ 伊美尔曼（K. L. Immermann, 1796—1840），德国"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之一。代表作是长篇小說《后裔》（Die Epigonen）和《閔希豪生》（Münchhausen）。——譯者注

了！）因此，他們的作品就很难再加工成歌剧脚本；但这与瓦格納却是毫无关联。瓦格納的創作意图与他們远不是一回事；他需要的是深深打动人心的效果；并且他确切地知道，用諷刺的手法把主题隐蔽起来，或者把它限制在一个狹小的范围內是不可能产生上述效果的；要这样，唯一的方法就是恢复那个传說的最原始的基調。瓦格納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这个题材吸引着我，并且不可磨灭地印在我心上；但我还沒有获得一股力量，使它在我的头脑中再现出来。"生活、现实給了他帮助。在里加，瓦格納感到生活太孤单寂寞，太过份地置身于时局之外了。在最带有冒险性的境况下，瓦格納实现了自己的計划：离开里加，奔赴欧洲的艺术活动中心——巴黎。他偿清了一笔可观的債务，带着他的妻子明娜，沒有护照，偷越了俄国边境，在比劳搭一艘远洋帆船經挪威和英国，最后抵达法兰西（"……一次历时四星期之久的危险的海上旅行，其間有三次我們被风暴带到了死亡的边緣……"，这是瓦格納在旅途中发出的一封信上写的）有一次，他們被迫駛进一个荷兰的海港，这个机緣給了瓦格納的戏剧构思以新的启迪。

“水手們在抛錨、收帆，一边高唱着号子，从重重叠叠的岩石峭壁間泛起陣陣回声。这时，我感到一种无穷的快慰。号子短促的节奏当場就促成了我的《漂泊的荷兰人》中水手之歌的主題。在这段时間內，这一个創作意图处处伴随着我；而仅在这一瞬間，偶然获得的感触使它获得了特定的詩的、音乐的色彩。”

許許多多的现实事件逐漸充实了艺术家构思中的整个画面。于是在巴黎便开始落笔。这里，海涅的諷刺变成了无情的魔法，他的卡塔琳娜变成了瓦格納的蒸塔；并且为了在戏剧中制造对比的效果，他还臆造了猎人埃力克这个形象；这个角色担当的任务酷似歌德的《爱格蒙特》中忠实的勃拉肯堡。❶

“我草拟了《漂泊的荷兰人》的創作計划，并且始終把它在巴黎上演的可能性考虑在內。我把素材集中于唯一的一幕中；这样做首先是由題材本身决定的，因为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下去，就可以免除我所深恶痛絕的任何歌剧中的画蛇添足之笔，并能紧凑地全力去刻划两个主角之間的单純的戏剧进程。”

---

❶ 勃拉肯堡(Brackenburg)是歌德的戏剧《爱格蒙特》(Egmont)中一个市民的儿子。——譯者注

在巴黎的岁月里，生活上确是困难重重。为維持最必需的日常生活开支，他必須承接瑣碎的工作，写歌剧的縮編譜；把流行歌曲改编为供稀罕的乐器应用的合奏曲等，以此换取极其低微的报酬。他在小品文的写作方面也証实了自己的才能(«朝謁貝多芬之行»〔Eine Pilgerfahrt zu Beethoven〕即在其时产生)；但最主要的是向各方面写信求助，当辞穷言尽时，他就让妻子代笔。他甚至还得逃避因欠債而判处的徒刑。在这种环境的重压下，最后他不得不把«漂泊的荷兰人»的初稿当作剧本卖給了一个法国作曲家，换得500法郎的报酬。由交响乐队經理P.第茨(Dietsch)譜曲、題名为«鬼魂之船»(Le Vaisseau fantôme)的歌剧在巴黎大歌剧院上演了，但未获成功。剧作者瓦格納却重新开始了他自己艺术上的奋斗，定下目标，对这个縈記在心的大型素材再一次进行加工。从表面上看，他仍然以初稿为基础。在巴黎附近的麦当完成的第二个草稿，标明日期是1841年5月18日，故事发生的地点还是苏格兰海岸。

直到最后定稿的剧本中，苏格兰人达兰德才改成挪威人达兰德，猎人乔治才改名为埃力克，故事发生的地点移到了挪威海岸。但除了剧本用德語写成

而外，这部歌剧始終是面向巴黎的；为了能在公众之前实现他的計划，瓦格納有意加上了儿段交响乐；在写作脚本的同时，还完成了儿首抒情歌曲；首先是蓀塔叙事曲。

“在这首曲子中我不自觉地播下了发展成整个歌剧的种子；它是呈示在我的灵魂前的整个戏剧凝縮成的画面，当我写完后加上标题时，竟然不无得意地称之为“戏剧性的歌謠”。在写完最后一段时，那已經成熟的主題形象象无縫天衣般完全自然地包罗了整个戏剧；除了将歌謠中包含的各种不同的主題因素按照它們各自的方向继續完善地加以发展外，我再沒有其它的意願了。就这样，我便完全自如地使这部詩剧中所有的主要意念都获得了特定的主題形象。对于在不同的場面中反复出现的同一个意念，我作为一个歌剧作曲家，本該坚持为它創作另一个新的动机；可是，自然我不会得到任何机会这样去做，因为我头脑中所想的只是最明确地去展示主題，而不再去制作一种歌剧乐曲的混合物。”

在短短七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曲譜部分也完成了。脫稿的日期标明是1841年9月13日，序曲脫稿于1841年11月5日。譜上写着：“在黑夜和貧

困中。Per aspera ad astra(从簡陋到不朽)。上帝佑我!"

瓦格納放弃了在巴黎上演的計划，他向自己的祖国寻找机会，并将他的作品向各地投寄。从巴黎的远方沒有寄来任何肯定的答复，瓦格納便决定回国。在«黎恩齐»(Rienzi)首演的城市——德累斯頓有获得乐队指揮职位的希望。疲于奔波的瓦格納需要爭得任何一个机会，让自己最后定居下来。1842年4月初，他重返德国。同年10月20日«黎恩齐»演出的大告成功为他鋪平了道路；1843年1月2日«漂泊的荷兰人»上演，一个月以后，瓦格納被任命为薩克逊宮廷乐队长。

紧接德累斯頓的演出后，«漂泊的荷兰人»在里加上演，随后在加塞尔；一年后方始在柏林演出，而且是在剧院里，但演出四次后又告中断；在几近二十五年的間歇后，柏林宮廷歌剧院才接受上演。1864年«漂泊的荷兰人»登上慕尼黑的舞台，1870年与伦敦的观众见面(先用意大利文，到1876年才用德文演唱!)，世界上各大音乐城市都接受了这部歌剧。

在德累斯頓首次公演后三天，瓦格納写信給他的妹妹C.阿本娜丽烏斯：

“在«黎恩齐»这部大受欢迎的、燦烂輝煌的歌剧問世以后”(請注意，瓦格納多么有自知之明啊，当时已經給予自己的創作最高的評价了！)“我們大家对«漂泊的荷兰人»都只抱着非常有限的期望，并且，我承认，上演这一部作品，我是十分担心的，因为要理解这部歌剧，必須有較多的想象；而且剧中只有极少的部分具有輝煌的音乐效果。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就象許多人所說的新的体裁，它将非常緩慢地开辟自己的道路；关于这一点，你們大家却持有另一种看法。1月2日这部歌剧第一次上演，我承认，我对它的成功，比对«黎恩齐»的成功更感到驕傲，因为在«黎恩齐»中我运用了过多的輔助手法。我們把«漂泊的荷兰人»分成三幕上演，这样，演出的时間便延續了整个夜晚。在第二幕和第三幕后，观众向我和演員們热情欢呼。昨天是第二次上演，我又胜利了，观众的热情比前次尤甚，我和演員們再度博得观众的两次喝彩，第一次我让演員們出台謝幕，但观众欢呼不息，直到我单独一人上台致謝才止。这个你亲眼看它产生的歌剧就这样侥幸地通过了，甚至也許就此奠定一种新的体裁的基础；这部歌剧如此受人欢迎，其含义是很多的。因为，在它之前，«黎恩

齐»已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黎恩齐》不成功,而《漂泊的荷兰人》却大受欢迎,那就不足道了;况且后者是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新体裁。——譯者注)

R.舒曼曾对剧中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評。1843年2月瓦格納在給舒曼的一封信中有一段涉及《漂泊的荷兰人》的話題:

“請允許我自己来陈述,誠然,这至少是为了說明我們的观众的眞情实意,一部象我的《漂泊的荷兰人》这样的作品被这里的观众如此热情地接受了。您在通览了这个作品的总譜后所发表的意见正証实了我这个說明:可是按照您因为我的作品中色彩过份暗淡而作的指責(我认为它們是有理由的),就首先会令人认为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受人欢迎的。但如今,这部歌剧在这里上演的次数愈多,观众对它的情誼就愈深,因此,我相信,为了有助于您对这样一种愈来愈深入人心的眞实爱好給与好評,作这样一番說明并不是不合宜的。”

《黎恩齐》还完全属于“大歌剧”的类型,它首先是在瓦格納热衷于最大胆地运用当时乐剧中一切慣用的手法的情况下产生的。《漂泊的荷兰人》在許多

細节上完全和旧的歌剧創作实践还有着联系，可是在創作思想上却意味着他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很明显，“乐剧”（Musikdrama）这一概念早在他侨居巴黎的岁月里就已露了头，当时瓦格納正在創作«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一个脚本，与此同时，为了糊口他还写了一些小品文和中篇小說。在本文前面提到过的«朝謁貝多芬之行»一书中有一段关鍵性的話。作者当着貝多芬的面，向他叙述某次观看«費德里奧»演出后的印象，并且陈述如何“通过新的附加的乐曲使整个歌剧赢得輝煌的效果”。

“‘恼人的作品！’貝多芬回答道，‘我不是歌剧作曲家，至少在这世界上我还沒有见到过一部戏剧，是我乐意把它重新写成一部歌剧的；倘若我要写一部我所认为的歌剧，人們就都会从它面前逃跑。因为那里絲毫也找不到借以构成今日歌剧的咏叹調、二重唱、三重唱以及所有諸如此类的手法；至于我为一部歌剧而写的，则将沒有一个歌唱家願意演唱，也沒有一个观众願去听賞。他們大家都只懂得漂亮的謊話、天花乱墜的无稽之談、甜蜜舒适的作乐消遣。誰若創作一部眞正的乐剧，就会被視作狂人；而且如果他当眞不願把这一切据为己有，而呈示于人們之

前的話，那这种情况一定会成为事实。'——'那末，为促成这样一部乐剧，'我迫不及待地問，'脚本該怎样写呢？'——'如果他要写脚本的話，那就得象莎士比亚那种做法。'回答几乎是忿然的。随后他继續說道：'凡是以可予忍受的声調卖弄风情来投合太太們的口味，从而博得喝彩和鼓掌，这种人只該算是巴黎专做妇女时装的裁縫，但却不是乐剧作者。'"

这里瓦格納借貝多芬之口說出了他自己的意图和目的。貝多芬是为他的《費德里奧》辯护的；在这部歌剧中絲毫也不曾去投合歌剧院观众的肤浅口味，并且其中包含着不少突破习慣形式的，具有威胁性的成份。在巴黎的痛苦經驗使瓦格納认識到虽然必須通过《黎恩齐》来开辟道路（因为首次的成功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获得），但是《黎恩齐》本身却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梅亚貝尔❶式"的"大歌剧"，因此他如今面临着的一个問題便是如何眞正继續发展。在《漂泊的荷兰人》中已經可以感觉和捉摸到新的、孕育着未来的成份，尽管这些成份尚未滲入整个

❶ 梅亚貝尔(Giacomo Meyerbeer, 1791—1864)，德国歌剧作曲家。創作风格属于法国"大歌剧"一派，主要作品有《恶魔罗柏特》(1831)。《耶稣教徒》(1836)《預言》(1849)及《非洲女人》等。——譯者注

效果中的全部細节。但是这个发展从《湯豪塞尔》(Tannhäuser)到《罗恩格林》(Lohengrin)一貫地继續下去;而且当时的同时代人已正确地看到了《漂泊的荷兰人》中艺术革命的、向前突进的因素。作为本人作品最热忱的注释者，瓦格納自己对筹划該作品时的意图作了詳尽的闡述:

“从此时起，就与我所有的戏剧作品的关系上来看，我首先是詩人，而只有当脚本全部完成时，我才重新成为音乐家。唯独我是这样一个詩人，他預先意識到为自己的詩剧譜曲所需的音乐表现技能;我曾經广泛地訓练这种技能，最后我完全具有了使用这种技能来实现我的文学創作意图的能力，并且借助于这种能力，(见另頁),在策划我的脚本时，我不仅能确切地作出預計，而且在理念上能自如地按照文学創作的必然性去构想这个脚本，正象我特意为了音乐而构想这个脚本一样。”

在另一个地方他更着重地强調出与前一个創作阶段的决裂:

“从现在起开始了我的詩人生涯，我不再是歌剧脚本的編写者了。……我的手法是新的，这是我最內在的情緒指点給我的，是急于传达这种情緒的要求

强使我釆納的。为使我一吐为快，也就是說，为了使与我气质相同的人們了解我而把我的精神传达給他們，我就得开辟一条艺术家的道路，但我的生活經驗还未曾把它指点給我；迫使我这样做是由于某种必要性，这只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可是还沒有通过实践的領悟而自觉地意識到的紧迫的必要性。

“这里，在我向朋友們介紹自己已經成了一个詩人的同时，我几乎立即考虑到有必要談一談我的詩剧《漂泊的荷兰人》。在这个作品中許多方面还是悬而未决的。意境的連貫大都还是那么模糊，詩的語言和詩往往还那么缺乏特色，以致我們当代的剧作家們将把我这部詩剧看成是一种应該严加处罚的放浪行为，因为他們总是根据某种旣定的形式来处理任何素材的，只是从他們那一点肤浅的知識出发来寻找合味的材料的，这点知識不过是他們用呆板方法学来的浮泛技巧。假定我立意要把这部詩剧当作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公諸于世的話，那末我对于这类期待中的懲罰的恐惧心理比起我自己对这部詩剧的形式的顾虑更折磨着我；而事实上引誘我的恰恰是我要把我的轉变告訴我的朋友們。同我往后的任何一个作品一样，詩剧《漂泊的荷兰人》的形式，甚至

音乐手法上最外在的特征全是由素材决定的，而这种素材甚至已經成为我的主要生活情緒的集中表现，通过既往的实践和經驗我已完全获得了創造艺术形象的能力。”

在对荷兰人的传說的处理上与海涅的詼諧而放逸的风格之不同，瓦格納也作了詳尽的闡述：

“«漂泊的荷兰人»是民間的神話故事，在这个人物身上以一种扣人心弦的力量說出了一种人类原始的本性的特征。这个特征，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說，就是在生活的风浪中渴望安宁。在欢暢的古希腊世界里，我們从奥德賽❶的迷航和他对家乡的渴思可以找到这个特征。乡土、故园、炉灶和妻室——这是真正可以企及的，而且后来这位古希腊的幸运儿終于如願以償。在人世間无祖国的基督教把这个特征塑造在‘万劫流浪之犹太人’这个人物身上。这个永生永世无归宿、无欢乐的流浪者，被罰过着一种早已厌倦了的生活，他在世上得不到解脫，他唯一努力以求的便是死亡，唯一的希望便是盼望毁灭。在中

❶ 奥德賽（Odysseus）是荷馬（Homer）史詩«奥德賽»中的主角。他在十年特洛亚（Troja）战爭后回故乡伊塔卡（Ithaka），迷途海上，漂流十年始返。——譯者注

世紀一种对新的事业的渴望把人民引向生活；从世界史上看，最有成績的就是探险活动。如今海洋成了生活的土壤，但再也不是希腊世界中狭窄的地中海，而是环球的大洋。如今已不再是古代世界了；奥德賽对乡土、故居和妻子的渴望，通过‘万劫流浪之犹太人’的遭遇和对死亡的盼求而得到了补充，升化为一种对新的、未知晓的、还不是确实现存的，但又是被預感到的事物的渴望。在‘漂泊的荷兰人’这个神話中，在世界史上探险旅行时代的航海民族的故事中我們又遇到了这个大大地被扩展了的特征。我們看到的是由人民的精神使之形成的、奇特的‘万劫流浪之犹太人’和奥德賽的混合物。荷兰航海者由于他的勇敢而受到魔鬼的懲罰（显而易见，这当然是海涛和风暴的懲罰），在海洋上永生永世不停息地漂航。經历了种种遭遇之后，他同亚哈随鲁完全一样唯有企求死亡；但‘万劫流浪之犹太人’所得不到的解救，漂泊的荷兰人却能通过一个出自爱情为他牺牲的妇女而获得。对死亡的企求也使他去寻找这样的妇女；这个妇女却不再是独守空房、爱思重重的、早年結婚的沛涅洛比❶，而是普通的妇女，但又

❶ 沛涅洛比（Penelope），奥德賽的妻子。——譯者注

是还不存在的、被渴望着的、被臆想着的、十足女性化的妇女——用一句話来表达:未来的妇女。

"这就是《漂泊的荷兰人》,它周而复始地,带着那么不可抵拒的吸引力从我的生活的沼澤和浪潮中冒出来。这是第一个深深打动我心灵的民間故事,它在勉励我这个从事艺术的人通过艺术作品把它表现和塑造出来。"

《漂泊的荷兰人》不仅从它在瓦格納的創作中所具有的意义来看,而且从那个时代的发展来看,都是有一定价值的。1830 年至 1848 年間巨大的革命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艺术活动, 在这个革命浪潮中,瓦格納的作品是音乐中进步思想的象征之一。就在他的作品中,扭断了已变得沒有意义的"传統"的鎖鏈,并探索出新的法則和新的体系,这就是艺术所要求的自由同要求政治思想的自由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瓦格納和威尔第这两位同年而素质不同的,但在艺术上是同等重要的当代的歌剧作曲家必然成为歌剧界的領导人物, 因为政治观点把他們的艺术才能联系在一起了。他們成了自己民族的意志在音乐上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的音乐創作上同样得到了时代授与的节奏和节拍。这使他們的創作获得了活

跃的新鮮感、民間的气息，但在表现手法上也同样获得了凄恻动人的特征。西欧这一发展阶段結束于1848年的起义。由此以后，瓦格納和威尔第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威尔第在1848年后仍然保持了他以前的态度，他是一个民族民主思想的忠实拥护者。瓦格納虽然参加了1848年德累斯頓的起义，并作为政治流亡者到瑞士避难，可是在他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終究只限于他所确认和他所滥用的自由。但《漂泊的荷兰人》却是属于他在三月革命前的作品、他的革命时期的作品。（中譯文曾作删节）

1953年写于萊比錫

場　　次

序　　曲

第　一　幕

第一場：达兰德、舵手、水手們

第1分曲：引子

嗬嗬嗨！嗨罗嗬！

第二場：荷兰人

第2分曲：宣叙調和咏叹調

七年的期限又已过去。

第三場：达兰德、荷兰人、舵手、水手們

第3分曲：場景、二重唱和合唱

嗨！哈罗！舵手！

第　二　幕

引子

第一場：瑪丽、蕬塔、姑娘們

第 4 分曲：合唱和叙事曲

織机軋軋响，机輪不停息

第二場：埃力克、蓀塔

第 5 分曲：二重唱

蓀塔，請你稍留片刻！

第三場：蓀塔、达兰德、荷兰人

第 6 分曲：終曲（咏叹調、二重唱、三重唱）

我的孩子，你就这样望着我……

第　三　幕

引子

第一場：舵手、水手們、姑娘們

第 7 分曲：場景和合唱

舵手呵，别再守望！

第二場：蓀塔、埃力克、荷兰人、达兰德、瑪丽、合唱队

第 8 分曲：終曲

我听到什么，上帝！

按瓦格納的原意，在拜魯特的演出以及此后的演出中，全剧（象《萊茵黄金》一样）无間断地連續演

完。第一、第二幕的尾奏在适当的地方直接过渡到第二、第三幕的引子，使整个音乐一貫到底。

登　場　人　物

达兰德(挪威海船船主)	男低音
森塔(船主的女儿)	女高音
埃力克(猎人)	男高音
瑪丽(森塔的媬姆)	次女高音
达兰德海船的舵手	男高音
荷兰人	男中音

挪威水手、漂泊的荷兰人的伙伴、姑娘多人

地点： 挪威海岸

序　　曲

第　一　幕

陡峭的岩岸

海洋占据了舞台的大部分；海上远景，一望无际。天昏地暗，狂风暴雨。

第　一　場

达兰德的海船紧靠岸边抛下錨才不久；水手們一边吆喝，一边忙着卷帆、挪纜等諸种工作。——达兰德已經上岸；他攀上一块岩石，朝內陆望去，想判明停泊地点。

第1分曲：引　子

水手們(一边干活)

嗬嗬嗨！ 嗬嗬嗨！ 嗨罗嗬！ 嗬！

达兰德(从岩石上下来)

不用再怀疑，

离开港口只剩七里;

远洋返航,家乡快到,

偏遇上这种天气!

舵手(从甲板上,用双手圈成圓筒状放在嘴前喊話)

嗬! 船长!

达兰德

船上情况怎么样?

舵手(如前)

行了,船长! 平安无事!

达兰德

桑得維克! 准是这个海港。——

——多倒运! 岸边我的房屋已經在望,

蒸塔,我的孩子,我已盼着把你拥抱!——

誰知道,魔窟里頓起风暴……

魔鬼无善心,海风不可靠。

(走上甲板)

抱怨有何益? 忍耐吧! 风暴会过去;

任它怒吼狂号,終归会停息。——

(站在甲板上)

喂,伙計們,你們辛苦了!

休息去吧! 我一个人不会害怕。

（水手們下入船艙）

舵手，难道你眞願替我守望嗎？

风险虽已过去，留你在此，我就放心了！

舵手

行，船长！ 你放心安睡去吧！

（达兰德走进房艙）

（舵手一人留在甲板上。风暴漸息，时而重又掀起；远处海上，巨浪滔滔。舵手在甲板上巡看了一遭，随后在舵旁坐下。）

舵手（打呵欠，睡意袭来；旋又打起精神）

歌

历尽海上风和险，——

姑娘呵，我快见到你！

孤帆破浪南洋归，——

姑娘呵，我今在这里！

不见海上南风吹，

姑娘呵，我俩怎能重相见！

南风南风使劲吹，

姑娘她朝朝暮暮盼我回。

嗬嗬嗨！ 嗨罗嗬！ 哟罗嗬嗬嗬！

(一浪袭来，船身剧振。舵手驟然惊起，查察四周；断定无什事故后，复又坐下歌唱，睡意愈来愈浓。)

在遙远的异乡，那南方的海岸，——

我惦記你，日夜思念；

过大洋，历风险，远航归来，

我带給你礼品一件。

贊美吧，姑娘！ 高声把南风頌贊！

我带給你一条金項鏈；

南风呵南风，你使劲地吹！

见了礼品呵，姑娘心喜欢。

嗬嗬嗨！ 嗬罗嗬！

(力图驅除倦意，終于不支，沉沉入睡)

(暴风雨旋又狂作，天色更为阴沉。远处浮现出“漂泊的荷兰人”的海船，血紅色的帆，黑色的桅。它急速地向挪威船后的岸边靠去；随着一声駭人巨响，船錨被抛入海底。——达兰德的舵手从梦中惊醒；坐在原处，迷迷糊糊，看了看船舵，料定无事，便又从头哼起那支歌曲，复又入睡。荷兰人的幽灵似的伙伴默默地、毫无声响地把船帆收卷下来。)

第　二　場

荷兰人，身穿黑服，离船上陆。

第2分曲：咏　叹　調

荷兰人

七年的期限已过，

大海厌倦地把我抛上陆地……

啊，你狂妄的大海呵，大海！

期限一到，你又要載我远去！——

你的波涛会平息，我的痛苦无尽期！

我上岸去求幸福，到头来总是一場空虛！——

海浪呵海浪，我們情深如兄弟，

直到你永远平息，

直到大海变成陆地！——

——我常滿怀眷恋之念，

跳入大海的深淵；——

死神呵，我怎么沒能和你相遇！

我駕船迎礁駛去，

駛向航海者恐怖的墓地；

坟墓呵，你为何紧紧关閉？——

我辱駡海上的匪盜，
希望在格斗中挨上几刀：
“来吧，施展出你們的伎俩！
我滿船滿艙尽是珠宝。”——
海盜呵，你們在海上横行霸道，
一见我便这样胆小，划着十字逃跑！——
——我常滿怀着眷恋之念，
跳入大海的深淵；——
死神呵，我怎么沒把你寻见！
我駕船迎礁駛去，
駛向航海者恐怖的墓地；——
死神呵，你却在哪里？
为什么沒有一个墓門为我开启！
这才是永劫之罰，生死不能由己。——
上帝許下了解脫的条件，
备受贊頌的天使呵，我問你：
你曾告訴我上帝的意旨，
如今却又把我这不幸儿当作戏弄的玩具！——
可怕的痴想！ 希望在哪里？！
永远忠实的情侶——何必再提！——
我只抱着一个希望，

只有它永不动搖：
尽管大地上生机不絕，
这个世界終归要毁灭。
世界的末日！最后的审判！
你何时能冲破我漫漫的长夜？
我何时能听到那天雷隆隆滚来，
把整个世界打个稀烂？
几时一切死者重又苏醒，
到那时我也将化为烏有。
宇宙呵，請停止你的运行！
永恒的毁灭呵，接納我吧！
（船艙里传来荷兰人的伙伴的合唱：）
永恒的毁灭呵，接納我們吧！

第 三 場

达兰德登上甲板；他看了看周围的风势，瞥见荷兰人的海船，回头看着舵手

第3分曲：場景 二重唱 合唱

达兰德

嗨！哈罗！舵手！

舵手（睡眼惺忪，半直起身子）

沒事！沒事！

（为表明自己很清醒，便又哼起他的歌来。）

南风南风使劲吹，

姑娘呵……

达兰德（狠狠地搖他的身子）

你白长了眼！——好小子，你眞能干！

你睡了有多久？看，那儿停泊着一艘船……

舵手（匆忙站起）

眞见鬼！——船长，請你原諒！——

（急忙拿起传話筒，向荷兰人的伙伴高喊。）

誰啊？——（稍停——不答）你們是誰？

（稍停）

达兰德

看来他們

同我們一样地懶。

舵手（如前）

回答啊！哪一国的船？

达兰德（瞥见岸上的荷兰人）

甭喊了！我看，那人就是船长。——

喂！哈罗！船老大！姓什么？哪国人？

荷兰人(沉默片刻,原地不动)

我来自遙远的地方——

能否容我在此暫避风浪?

达兰德

上帝保佑!

航海人生来好客。——你是誰?

荷兰人

荷兰人。

达兰德(已上岸)

上帝保佑!——你也为风暴所驅

来这寸草不长的岩岸躲避?

我眞倒运! 再向前行駛几里

就是我的家乡;

如今只得轉舵换向到此地。——

告訴我,你从哪里来? 你的船有无損坏?

荷兰人

我的海船坚固,不会受損伤。——

历尽暴风驟雨,惊涛駭浪,

我行踪不定地飄泊在大海上;——

有多久? 很难讲。

多少年月? 說不上。

我曾到过多少国土，

一一列举，实在难办；——

只有一处，我朝夕渴望——

我的家乡，却始終达不到！

你若容我短期逗留尊府，

你的友情定不会让你追悔；

我的船上滿艙滿房，

装載着九州四海的珍珠宝藏。——

你若願意成交，牟利一定不少。

达兰德

多么离奇！我怎能相信你的話語？

我看你，灾星高照，

为你消灾，我願效劳；

可是——我敢动問，你船上載着什么财宝？

荷兰人（向他的伙伴打个手势；便有两人扛一貨箱上岸。）

你将看到最稀罕的财宝，

价值連城的珍珠，举世无双的钻石，（打开貨箱）

請看，这些将送你作为报偿，

你只消留我借宿一宵！

达兰德（惊喜万状地审視珠宝）

什么？可能嗎？多珍貴的珠宝！

誰个这样富有，用它作为报偿？

荷兰人

报偿？这就是我說的报偿，——

你只消留我借宿一宵！

我船上滿艙滿房尽是珠宝，

这一箱可眞是微不足道。

我沒有妻子，沒有儿女，

我的家乡不知在何处！

財物又有何用，我可以全都奉送；

倘若你家中有人能作我的終身伴侣。

达兰德

难道我沒听錯？

荷兰人

你可有个女儿？

达兰德

不錯，一个純眞的女孩子。

荷兰人

让她作我的妻子！

达兰德（又惊又喜）

什么？我可听眞了？我的女儿嫁他为妻？

他的話确实出自心底……

我如不抓住时机，怕他会翻悔失語。
不知道我是醒着，还是在梦里？
哪里去找这样的乘龙佳婿？
我若是傻瓜，才会錯过良机！
說干就干，啊，我眞是又惊又喜。

荷兰人

啊，我旣无妻子，又无儿女，
随处漂泊，沒有归宿之地！
厄运追踪，一刻不离，
痛苦是我唯一的伴侶。
我永远不会抵达我的家乡，
經商贏利，有什么意义？
你若起惻隐之心，許此良姻，
呵，就請把我的珠宝带回高第！

达兰德

朋友，我当眞有个美丽的女儿，
她爱我，怀着純眞的童心；
她是我掌上的明珠，她是我唯一的驕傲，
她是我不幸中的慰藉，她是我得意时的欢欣。

荷兰人

对父亲，她始終眞誠敬爱，

对丈夫，她定会忠貞如一。

达兰德

你贈我无价的珍珠、首飾，

无上的珍宝毕竟是坚貞的妻子——

荷兰人

你肯把她許配給我？

达兰德

我旣然答应你，决不失信。

你的遭遇感动了我的心；

你慷慨大方，品德高尙，

除了你，难道还有更理想的好女婿？

即使你无此財富，这桩婚事我也会同意。

荷兰人

謝謝！ 我今天还能见到你女儿嗎？

达兰德

只等吉順的南风送我們回家轉；

你便能和她相见；

如果她討你喜欢——

荷兰人

她便属于我了……：（自言自語）

她就是我的天使嗎？

为逃脱苦痛而可怖的魔掌，
我寻求幸福，漂泊四方；
我心中还有个唯一的希望，
我是否可以将它把定不放？
难道我还能沉緬在那妄想之中：
将有位天使怜悯我而芳心摇动？
可怕的痛苦令我顛狂，
难道我已将那渴想的鵠的射中？
呵，纵然无望，
我还是念念不忘！

达兰德

风暴的威力呵，我該贊美你！
你驅使我来到这里。
这样的好买卖送上門来，
举手之劳，牟利万千。
海上的狂风呵，我該感謝你！
你把他吹到此地！
这样富有的女婿，做父亲的誰不心喜？
呵，如今他已是我的女婿。
这样的男子，高尙又富裕，
女儿嫁給他，我怎能不乐意！

（风暴全然平息；海风业已轉向）

舵手（站在甲板上）

南风来了！ 南风来了！

“南风南风使劲吹！”

众水手（揮舞帽子。）

嗬嗬嗨！ 嗬嗬嗨！ 嗨罗嗬！ 嗬！

达兰德

你看，幸福在向你微笑。

风向顺，大海息波涛。

快快拔錨飞航，

家乡轉眼就到。

众水手（有的起錨，有的张帆）

嗬嗬！ 嗬罗嗬！

荷兰人

我請你挂帆先行；

南风刚起，我的伙計們疲憊需要休息，

再过片刻，我就启程赶你。

达兰德

好！ 不过，风可不随人意。

荷兰人

南风才起，不会立即停息！

我的船快，准能赶上你。

达兰德

你有把握嗎？——行，但願如此！

再见，願你今日还能见到我的孩子！

荷兰人

不必怀疑！

达兰德（向自己的船上走去）

妙啊！ 看片片白帆滿滿鼓起！

哈罗！ 哈罗！（向吹号手揮个手势）

加油啊！ 开船罗，伙計！

众水手（随船起航，齐声欢呼）

历尽海上风和险，——

姑娘呵，我快见到你！ 烏拉！

孤帆破浪南洋归，——

姑娘呵，我如今在这里！ 烏拉！

不见海上南风吹，

姑娘呵，我俩怎能重相聚！

南风南风使劲吹，

姑娘她朝朝暮暮盼我回！

嘀嘀嘀！ 嘀罗嘀！

（荷兰人登上自己的船）

第 二 幕

引 子

达兰德家里宽敞的內室；

室內两侧壁上挂有海景画、地图等。后墙上挂着一幅男子肖象，脸色蒼白，褐色短鬚，身穿黑衣。

第 一 場

瑪丽和姑娘們围着壁炉，坐着紡織；——森塔坐在一张圈手椅中，身子后仰，两臂下垂，望着后墙上的肖象，耽于梦幻的暇想中。

第 4 分曲：場景。歌和叙事曲

姑娘們

織机軋軋响，
机輪不停息；
日紡千条綫，
姑娘不偷閑。

情哥在远洋，

日夜思家乡，

念我好姑娘；——

姑娘勤紡織，

盼我情哥回，

归来共聚欢。

織机軋軋响，

机輪不停息；

日紡千条綫，

姑娘不偷閑。

瑪丽

嗳！莫耽擱，快紡織！

看看你們这勤快模样！

一个个都盼着当新娘。

姑娘們

瑪丽太太，請别插嘴，

您明知道歌儿沒唱完。

瑪丽

唱开了头，就沒完！

我可不容你們偷懶！

蓀塔，你也不管管，为什么不发一言？

姑娘們

織机軋軋响，

机輪不停息，

日紡千条綫，

姑娘不偷閑。

情哥在海上，

南洋去經商，

金銀裝滿囊；——

姑娘勤紡織，

盼我情哥归，

送我礼一件。

織机軋軋响，

机輪不停息，

日紡千条綫，

姑娘不偷閑。

瑪丽（对蓀塔）

你这坏孩子，还不快快紡織，

情哥回家来，什么也不給你。

姑娘們

她不用紡織，不用操劳，

她的情郎哥不在海上。

送她野味，不是財宝，——

猎人打猎，誰不知道！（齐笑）

蓀塔（坐着不动，輕輕哼一句歌謠中的詩句）

瑪丽

你們看她，老守着这幅画！——（向蓀塔）

你眞是要沉緬在这幅肖像前

消磨掉你的幸福年华？

蓀塔

他的生平，不是你告訴我的？

他是什么人，不也是你讲給我听的？——

（叹息）

唉，这可怜的人儿！

瑪丽

上帝保佑你！

姑娘們

嗳，嗳，你們可曾听见，

她竟为这脸色蒼白的男人連連叹息！

瑪丽

再下去就会神志錯乱。

姑娘們

一幅画竟然有这样的魅力！

瑪丽

我就是天天磨破嘴皮，她也不睬！

来吧，蓀塔！ 我求你轉过身来！

姑娘們

她那里听得见；——她正在恋爱！

嗳，嗳，但願不致发生意外！

埃力克可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这般情景，他怎能忍耐！

快别說了！——他要听见，一定怒火冲天，

举起猎枪，把墙上的情敌射个稀烂。（齐笑）

蓀塔（忿然地。）

别再这样疯疯顛顛，笑个沒完；

难道你們眞想惹我发火，要我板脸！

姑娘們（一下子都勤奋地干起活来，形状十分可笑。她們使劲轉动机輪，发出很大的嘈声，使蓀塔无法叱責她們。）

織机軋軋响，

机輪不停息；

日紡千条綫，

姑娘不偷閑。

蓀塔（盛怒地止住她們。）

快停止你們拙劣的歌唱，

我耳边只是一团吵吵鬧鬧！
你們若要我回轉身来，
就快出个好主意，要出得巧妙！

姑娘們

好！ 那就請你唱个歌。

森塔

我有个主意，你們看可好：——
請瑪丽太太給我們唱个民謠。

瑪丽

上帝保佑！
这可不成！
別再提那漂泊的荷兰人！

森塔

我曾多次听你唱这首歌謠；
好吧，姑娘們，就請听我来唱！
我要深深打动你們的心灵，
让你們都怜憫这可怜人的命运！

姑娘們

他一定会感动我們的深心。

森塔

每一句詞你們都要仔細听！

姑娘們

好，停下織机仔細听！

瑪丽（生气地）

我可不停！

姑娘們（把織机擱置一边，将坐位移近圈椅，围着葇塔。瑪丽仍然坐在壁炉旁，继續紡織。）

葇塔（坐在圈椅中）

叙事曲

一

嘀嘀嗨！　嘀嘀嗨！　嘀嘀嗨！　嘀嘀嗨！

你們可曾遇见一条海船，

黑色的桅，血紅色的帆？

船头有个人，他就是船长，

他脸色蒼白，昼夜不眠。

嗚！——听，海风怒号！——嘀嘀嗨！

嗚！——听，纜索呼嘯！——嘀嘀嗨！

嗚！——看他象箭刚离弦，

永不停息，无目的地飞航！——

这可怜的人儿还能获救，他还有一綫希望，

只要他娶得个妻子，忠于他至死不誑！——

啊，可怜的人儿！ 你何时能把她找到？

祈祷吧！ 快向上天祈祷：

願他娶得个妻子，忠于他至死不誑！

（将近結尾时，森塔轉回身去面向肖象。姑娘們同情地諦听着。瑪丽已停止紡織。）

二

迎着狂风，穿过駭浪，

立下誓言，气势豪壮！

他要繞过好望角，

“不达目的，永不歇航！”——

嗚！——撒旦听见了，——嗬嗬嗨！

嗚！——抓住他的誓言当把柄！——嗬嗬嗨！

嗚！——懲罰他在海上

永不停息，无目的地飞航！——

神的天使前来启示，給了他一綫希望：

只要他得到爱情，这可怜的人就能擺脫撒旦的魔掌。

啊，可怜的人儿！ 願你能如願以償！

祈祷吧！ 快向上天祈祷！

願他娶得个妻子，忠于他至死不誑！

（姑娘們深受感动，同声輕唱最后的詩句。蓀塔唱至第二段时已站起身来，激情愈增，继續高唱。）

三

每当航行了七載，
他便上陆去求爱；——
每过七年，求締一次姻緣，
忠实的妻子，找不来。
嗚！——“张起帆！”——嗬嗬嗨！
嗚！——“拔起錨！”——嗬嗬嗨！
嗚！——“虛假的忠誠，虛假的爱！
下海吧！永不停息，无目的地飞航！”

（蓀塔过于昂奋，倒在椅中；姑娘們稍静片刻，又继續歌唱。）

姑娘們

啊！天使启示你的人儿，她如今在哪里？
啊！永世忠实于你的妻子，你将在哪里和她相遇？

蓀塔（突然为激情所袭，从椅中跃起）

我就是，我要忠实爱你，我要拯救你！
願天使将我启示与你！

我将使你幸福！

瑪丽及姑娘們（大惊跃起）

上帝保佑你！ 蓀塔，蓀塔！

（埃力克走进門来，听到蓀塔的感叹。）

埃力克

蓀塔呵，蓀塔！ 你莫非要把我毁了不成？

姑娘們

埃力克，快来救她！ 她已經神志失常！

瑪丽

我感到周身血液狂流！——

該死的画像，多么可怕！

等她父亲回家，定要把它取下！

埃力克（正經地）

她父亲来了！

蓀塔（仍站在原地，众人的話語一概不聞，忽然如梦初醒，激动欢欣。）

父亲来了？

埃力克

我在山上望见他的船駛向岸边。

姑娘們（欣喜万分）

他們全都回家来了！

瑪丽（不能自制，手忙脚乱）

干什么？看你們乐成一团。

家里可什么也沒有准备。

姑娘們

他們回来了！——走吧，快去迎接吧！

瑪丽（止住姑娘們）

回来，回来，好好待在家里！

船上的人全都餓着肚皮。

不要耽擱，到厨房去，下地窖去！

且耐耐心性，别忙好奇，——

这是你們的責任，快替他們把飲食备齐。

姑娘們（自言自語。）

啊，有多少話儿我要問他，

好奇心可实在捺不下。——

好吧，只要把飯菜端上，

我們的責任就算尽到了家。

（瑪丽逐姑娘們出屋，随众而去）

第 二 場

埃力克 蓀塔

蓀塔正欲随众人同去，埃力克止住她。

第5分曲：二 重 唱

埃力克

蓀塔，請你稍留片刻！

啊，我心疼如刀割，

难道你当眞要把我毀了？

蓀塔（犹豫）

什么……？ 你說什么？

埃力克

啊，蓀塔，告訴我，我該怎么办？

你父亲回来了；——在他再航之前，

他就要了結，啊，了結他的宿願……

蓀塔

你究竟想說什么？

埃力克

他要替你找个丈夫。——

我的財产虽然菲薄，

爱你的心却始終坚定;
你若能答应与我成亲,
这便是我猎人的莫大幸运!——
但你父亲可会拒絕这桩婚姻?
到那时,我求婚不成,痛苦有如万箭钻心,——
蘇塔呵,有誰会来替我辯解,給我同情?——

蘇塔

啊,埃力克暫且不談这些!
让我去吧,去迎接我父亲!
不见女儿上船去迎接,
他一定会恼怒,一定会扫兴。

埃力克

莫非你眞想避开我?

蘇塔

我要到港口去。

埃力克

难道你眞想背弃我?

蘇塔

快让我去吧!

埃力克

这爱情的痴想,我心头的創伤,

是你亲手造成，如今你却想回避、躲藏？
啊，听我說，就在今宵，
請把我最后的疑团打消：——
到那时，我求婚不成，滿心痛苦，
蓀塔呵，你会不会来替我辯解，給我同情？

蓀塔(动摇不定)。

什么？ 你竟怀疑我一片誠心？
怀疑我对你的一片好意？——
呵，告訴我，你为何这般痛苦？
什么事，会使你这样地恼火？

埃力克

你的父亲，他啊！——利欲熏心……
而你，蓀塔，我該怎样說才行？
你能否答应我唯一的悬請？
你不是日夜在折磨着我的深心？

蓀塔

我折磨你的心？

埃力克

我該怎么說才行？——那幅画像……

蓀塔

这幅画又怎样？

埃力克

难道你胸中的狂热已冷却？

蓀塔

我怎能不投以同情的目光？

埃力克

那首民謠——你今天不是还在唱！

蓀塔

我还是个孩子，怎会懂得它說些什么意思……

呵，告訴我，一首歌、一幅画，

竟然会使你害怕？

埃力克

你的脸色多么蒼白……

你說，我怎么能不担心？

蓀塔

我怎能不对那可怜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埃力克

我的痛苦，蓀塔，难道也不能使你怜憫？

蓀塔

你能有什么烦恼？ 呵，别太夸张！

你是否想听听这可怜人的遭遇？

（她引埃力克到画象前）

他目光沉沉，向我俯視，
你不感到那悲痛，那深深的忧伤？
啊，他被永远剝夺了安宁，
痛苦也永远熬煎着我的心！

埃力克

啊，可怕啊，
恶梦已給了我不祥的預兆！
願主保佑你！ 撒旦已附在你的身上！

蓀塔

为什么你这样惊惶？

埃力克

蓀塔呵，我的梦决非虛妄！——
不祥的預兆，你也应該預防。

（蓀塔疲憊万分，倒入圈椅中；埃力克开始讲述他的梦。蓀塔象中了催眠术，沉入埃力克敍述的梦境里。埃力克靠着椅站立一旁。）

埃力克（語調重浊）

我躺在岩石上，沉沉入梦，
我梦见岩石下，海潮汹涌；
水石相撞，泡沫激溅，
浪打岩岸，波涛如狂。——

我瞥见在那近处岸边，
有一艘奇异的外国海船。——
我见到两人登上陆来，
你父亲就是其中一位。

蕀塔（双目紧閉）

另一位又是誰？

埃力克

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身穿黑服，脸色蒼白……

蕀塔（如前）

目无神彩……

埃力克（手指画象）

他，就是这个海員。

蕀塔

那我呢？

埃力克

你从屋里飞奔而来，——
迎接父亲南洋远归；
你才在我眼里出现，
便跪倒在那人跟前，——
环抱住那人的膝盖……

蓀塔(愈益紧张)

他把我抱起……

埃力克

你靠在他的胸际;——

摟住他,热情洋溢,——

你吻他,滿心狂喜。——

蓀塔

后来怎样?

埃力克(惊愕地瞅着她,稍停片刻)

我见你們出海远去。

蓀塔(驟醒,狂喜至极)

他来探訪我了,我一定要见他!

我定要同他一起毀灭!

埃力克(絕望地)

可怕呀! 啊,我明白了,

梦是眞的,她可完了!

(惊愕万状,急下)

蓀塔(激情爆发之后,墜入沉思,站立原处凝視画象良久;稍靜后,又唱起歌謠的末一节,声輕但沉抑感人。)

啊,可怜的人,你若要将她找到,

祈祷吧! 快向上天祈祷:

願他娶得个妻子，忠于他……啊！

（門打开。达兰德和荷兰人入內。——蓀塔的目光从画象移到荷兰人身上，惊愕之余，发出一声狂叫，全身如被紧縛，站立不动，两眼不离地直望荷兰人。）

第 三 場

蓀塔 达兰德 荷兰人

荷兰人慢步走至前台。

第6分曲：終 曲

达兰德（在門檻上佇立片刻后，走近前去）

我的孩子，你就这样望着我……

怎么？不过来拥抱？不来亲吻？

你象着了魔，呆呆地站着，——

蓀塔，你就这样迎接我？

蓀塔（当达兰德走到她跟前时，突然捏住他的手）

上帝保佑你！（拉他至跟前）

父亲，告訴我，

这陌生人是誰？

达兰德（微笑着）

你眞要逼我？

咏 嘆 調

孩子呵，你願不願欢迎这位稀客？
他也过着航海生涯，我理当加以接待。
他久已离别家乡，在大洋上随处漂泊，
在海外，他获致无数財宝。
他找不到自己的故乡，
但他富有，足以成家。
这位朋友如果在我家住下，
蒸塔，你說，你是否欢迎他？

（蒸塔点头同意；达兰德轉身向荷兰人說。）

您說，我可曾过份贊揚了她？
您已目睹其人——她可合您意下？
难道还要我再錦上添花？
您說，有誰比得上她！

（荷兰人作贊可状）

我的孩子，請向他表示欢迎吧！
他要贈送你称心如意的礼品；
伸手給他，請喚他一声未婚夫吧！
只要你同意我的話，明天你就做新娘。

（蒸塔痛苦地一震；但神色仍然鎮靜。达兰德取出一串

首饰，給女儿观看。）

看这手鐲，看这枚戒指！

他的財产，万倍于此！

呵，好孩子，你难道不要嗎？

拿去吧，換下你的戒指！

（蓀塔一眼也不瞧，目不斜視地凝望着荷兰人；荷兰人也一样，根本不听达兰德說話，一味陶醉于姑娘的丰采之中。——达兰德察觉了；他看着两人。）

誰也不言語……我岂不是在自找沒趣。

好吧，让他俩独自留在这里。（向蓀塔）

願你贏得个高貴的丈夫！

相信我，良机莫错过。（向荷兰人）

請留在这里，我进里屋去。——

相信我，她禀性忠貞，一如她的恣容。

（慢步而下，一边喜形于色，但又好奇地观望着他俩❶。——留下蓀塔和荷兰人。）

（长久沉默）

❶ 总譜中原注：达兰德慢慢离去，好奇地等待着，看蓀塔和荷兰人是否会走攏一处，观察片刻，最后不耐煩地走下。独留荷兰人和蓀塔，各自佇立原地，互相注目凝視。

二 重 唱

荷兰人（满心激动）

似乎在遥远的过去，

这位少女曾对我輕語：

自从你遭永劫，我每夜梦见你，

而今你竟在这里。——

茫茫黑夜里，思念重重，

我也曾举目向一位少女投視：

我那活跃的心，呵，竟落进撒旦手里，

从此后，痛苦便和我形影不离。——

我感到肺腑中熾热如火，

苦命的人呵，这莫非就是爱情？

啊，不，这是我对幸福的渴求，

拯救我的天使，她已降临。

森塔

我仿佛在奇异的梦中徜徉，

眼前这一切难道全是幻象？

至今我一直迷惘、徬徨，

难道今天升起了觉醒的太阳？——

他站在我跟前，愁容满面，

向我訴說着罕聞的哀怨；——

难道这启人怜憫的声音会是謊言？

我朝夕思念的人，如今就在我眼前。——

我胸中燃烧着灼人的痛苦，

啊，这希望呵，我該怎么說？——

你四方奔波，寻求幸福；

幸福——可怜的人呵，我将使你滿足！

荷兰人（稍稍靠近蒸塔）

你会不会責备父亲的选择？

他对我許下的諾言，——能不能实现？——

你难道願意把終生托付給我，

和一个外国人締結姻緣？

我这半生历尽了非人的折磨，

你能忠实地爱我，使我从苦海中超脫？

蒸塔

无論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遭到怎样的厄运；——

不論等待我的是苦难还是欢欣，

对父亲，我无不从命！

荷兰人

你的意志果眞这么堅定？

我的遭遇当眞激起你內心的同情?

蓀塔(半属自語地)

呵,你的遭遇! 請容我来安慰你!

荷兰人(听到她的說話)

夜間嘈杂声中何其优美的乐音!——

——你眞是位天使,

你知道去撫慰被命运抛弃的心灵。——

呵,只有她,永恒的主呵,

才能拯救我,使我得幸福!

蓀塔(自語)

呵,只有我,永恒的主呵,

才能拯救他,使他获得幸福!

荷兰人

呵,你能否預感到未来的命运,

这将由我們共同来担承;

它会向你发出警告,

婚約一定,你将为我付出牺牲:

你的青春

将如逝水落叶;

等待你的只是妻子的賢德,

对丈夫永恒的〔神圣的〕❶ 忠貞!

---

❶ 〔 〕中的形容語为同一剧詞的不同变体。

蒸塔

放心吧，可怜的人呵！
我深知妇女的神圣义务。
任凭命运将我怎样摆布，
我自能抵拒它的播弄。
我的心灵无比純洁，
它懂得婚姻的誓言：——
我与誰締結婚約，
便忠于他，至死不变。

荷兰人（激昂地）

你的誓言呵，崇高的話語，
象天国的良药，把我的創伤治愈。
群魔呵，你們要叫我永世沉淪，
听着吧，我已經找到幸福，再获新生！
你該失色了，我的灾星，
看，我的希望大放光明！
天使們，你們曾一度离我远去，
如今呵，請使她忠貞的心愈益坚定！

蒸塔

一股奇异的力量
激励我拯救他脫出魔掌，

在这里，他找到了家乡，

在这里，他的船停泊在岸旁，平稳安詳。

是什么使得我热血沸騰？

是什么使得我如醉如狂？

全能的上帝喲，是什么使我超越平凡？

呵，这就是忠誠爱情的力量。

三 重 唱

达兰德（重回屋里）

請原諒！ 乡亲們在外面等得不耐煩；

你知道，每次远航归来，总得庆賀一番。

快来吧，让大家喜上加喜；——

你們倆，可曾把終身定下？——

（对荷兰人）

我想，你已經傾訴了你的衷腸。——

（对森塔）

森塔呵，我的孩子，你可曾答应了他？——

森塔（庄重而坚定）

一言为定，不后悔，

至死忠貞，此心不变！

荷兰人

她立下了誓言，矢忠于我。

恶魔呵，这难道不是对你們的嘲諷！

达兰德

你們要信守誓言，不得翻悔！

快去吧，今天是双喜临門，人人欢快！

(俱下)

第 三 幕

引　　子

海湾，怪石嶙峋的岩岸，舞台前側为达兰德的屋子。背景为毗邻停泊着的两艘海船：一艘是挪威船，另一艘是荷兰人的船。月明之夜。挪威船上灯火通明，水手們在甲板上歌舞嬉戏，异样的黑暗却仍然籠罩着荷兰人的船，船上死一般地沉寂，相形之下，显得格外阴森神秘。

第 一 場

水手們　舵手　姑娘們

第 7 分曲：場景和合唱

挪威水手們（一边喝酒）

舵手呵，别再守望！
舵手呵，快下船艙！
嗬！嗨！唷！哈！
收下帆，抛定船錨！

舵手呵，快下船艙！——

任它海礁再险，任它风暴更狂，

今夜里我們要欢乐一遭。

芬芳的美酒、噴香的烟草，

姑娘們馬上就要来到。

嚯嚓嚓嗨！

我們嘲笑

嗬罗嗬嗨！

风暴暗礁！

嚯嚓嚓嗨！

收下船帆，拋定船錨！ 我們嘲笑风暴暗礁！

舵手呵，别再守望！

舵手呵，快下船艙！

嗬！ 嗨！ 唷！ 哈！

舵手呵，快来！ 快来喝个痛快！

嗬！ 嗨！ 唷！ 哈！

风暴暗礁，嗨！

过去了，嗨！

嚯嚓嗨！ 嗬罗嗨！

嚯嚓嗨！ 舵手呵！ 嗬！

来吧，快来喝个痛快！

（水手們在甲板上跳舞，合着舞曲每小节的起拍，他們用脚猛烈蹬地。）

（姑娘們带着装滿食物和飲料的籃筐前来）

姑娘們

看，他們已經跳了起来！

姑娘們不去也不碍。

（于是向荷兰人的船走去）

水手們

嗨！ 姑娘們！ 停住！ 哪里去！

姑娘們

大概甜酒冲昏了你們的头脑，

好酒好菜都想自个尝飽！

邻船的水手我們也該关照关照！

舵手

对，快把酒菜給可怜的伙計們送去，

看来他們都已餓得昏天黑地。

水手們

听不见他們一点声息！

舵手

嘤，快看呵！

一片黑暗，連个人影也不见。

姑娘們（正待走上荷兰人海船的甲板）

嗨！ 水手們！ 要不要火炬？——

你們在哪里？ 怎么沒个人影子？

水手們（笑）

哈哈哈！

他們在睡觉，快别再大喊大叫！

姑娘們（向艙內招呼）

嗨！ 水手們！ 为何不回答？

（停頓。一片沉寂）

水手和姑娘們

哈哈！

（諷嘲地，佯作悲哀）

当眞的，他們都死了！

他們再也不要吃飯喝酒。

姑娘們（如前状）

水手們，天还早，怎么都已上了床？

难道你們不願一同来跳舞歌唱？

水手們（如前状）

他們死死地躺在床上，

象巨龙守着它的宝藏。

姑娘們

嗨，水手們！ 新鮮甜酒你們眞不要？

甘願渴得口干唇焦？

水手們

他們不喝酒，

他們不歌唱，

他們的船上不见灯光。

姑娘們

难道这里沒有你們心爱的姑娘？

难道你們不願在这友誼的海港一同跳舞歌唱？

水手們

他們都是老头，两鬓青霜，——

他們的情人，都已死光！

姑娘們（竭力招呼）

嗨！ 水手們！ 水手們！ 快快醒来！

我們带来了大筐的美酒好菜！

水手們（更使劲地招呼）

嗨！ 水手們！ 水手們！ 快快醒来！

（长久的沉寂）

姑娘們（惊恐失色）

啊，当眞的，他們都死了！

他們再也不要吃飯喝酒。

水手們(开心地)

漂泊的荷兰人，你們都知道，

瞧，他的海船，这么潦倒！

姑娘們(如前状)

他們当真是死鬼，

上帝呵，所以他們醒不来！

水手們(更加放肆起来)

你們在海上航行了多少个年头？

风暴和海礁都不会使你們忧愁！

姑娘們

他們不喝酒，他們不歌唱！

他們的船上不见灯光。

水手們

你們有沒有信件要托付带上陆地？

我們可以捎給我們的祖宗八輩！

姑娘們

他們都是老头，两鬢青霜！

他們的情人啊，都已死光！

水手們(喧鬧着)

嗨，水手們！ 挂起你們的帆！

让我們看看荷兰人的飞船！

姑娘們(提起籃筐，恐惧地离开荷兰人的船)

他們听不到！我們可心惊肉跳！

他們什么也不要——我們何苦再喊叫。

水手們

姑娘們，让死者安息吧！

让我們活人来快活一遭！

姑娘們(将籃筐遞給甲板上的水手們)

拿去！邻船的客人推辞不受礼。

舵手和水手們

怎么？你們不上甲板同来嬉戏？

姑娘們

嗳，现在不忙，时光还早！

你們喝完，我們就到，

你們乐意，我們便同来舞蹈，

疲憊的邻人，就让他們睡个通宵。(下)

水手們(取出籃中食物)

唷嘿嗨！唷嘿嗨！酒菜一大堆！——

好邻居，感謝，感謝！

舵手

人人都把酒杯斟滿！

他們客气，我們福气。

水手們（欢呼）

哈罗嗬嗬嗬！

好邻居，要不你們是哑吧，

快醒来，学着我們笑哈哈！ 嚯嚓！

（干杯，用脚猛踩酒杯。）

（其时，荷兰人的船上开始騷动。）

水手們

舵手呵，别再守望！

舵手呵，快下船艙！

嗬！ 嗨！ 唷！ 哈！

收下帆！ 抛定船錨！

舵手呵，快下船艙！——

遇上狂风駭浪，我們通宵守望，

咸澀的海水，灌飽胃腸。

如今姑娘們送来了酒菜滿筐，

让我們狂飲飽餐，享用一宵。

嚯嚓嚓嗨！

我們嘲笑

嗬罗嗬嗨！

风暴暗礁！

嚯嚓嚓嗨！

收下船帆，抛定船锚！ 我們嘲笑风暴暗礁！

舵手呵，别再守望！

舵手呵，快下船舱！

嗬！ 嗨！ 唷！ 哈！

舵手呵，快来！ 快来喝个痛快！

嗬！ 嗨！ 唷！ 哈！

风暴暗礁，嗨！

过去了，嗨！

囉嚓嗨！ 嗬罗嗨！

囉嚓嗨！ 舵手呵！ 嗬！

来吧，快来喝个痛快！

（其时，四处海上依然平静，唯独荷兰人的海船周围波涛翻騰；船上燃起烽火似的慘淡蓝火。狂风刮来绳索呼嘯。怪影似的水手們原先一人不见，如今全都出现。）

荷兰人的伙伴

唷嗬嗬嗨！ 唷嗬嗬嗨！ 嗬嗨！ 嗬嗨！嗬嗨！

囉咴——嚓！

风暴驅船靠岸。

囉咴——嚓！

收下船帆！ 抛定船錨！

囉咴——嚓！

　　把船开进海湾！

黑衣船长上岸啦！

七年期限又到啦！

他娶了个金发姑娘！

金发姑娘，願你忠于他！

　　新婚夫妇，嚯咴！

　　洞房花烛！ 嚯咴！

海风奏乐——大洋欢舞！

　　嚯咴！——听，他在吹哨！——

　　——船长，你又回来啦？——

　　嚯咴！——挂起帆！——

　　你的新娘，呵，在哪里？——

　　——嚯咴！——走，出海！——

船长！ 船长！ 爱情使你悲伤！

　　哈哈哈！

　　海风，呼啸吧！ 咆哮吧！

　　揚起我們的船帆！

　　我們有撒旦庇护，

　　我們的帆永不破裂！

　　嗬嗬嗨！ 永不破裂！

（荷兰水手歌唱时，船只随浪起伏；駭人的狂风在绳索間

呼啸、咆哮。除去荷兰人海船四周的海面外，到处依然风平浪靜。）

挪威水手們（听着，看着，先是惊异，随即感到恐惧。）

什么歌？是鬼嗎？——我听得毛骨悚然！

歌唱吧！——我們唱！——高声唱！

舵手呵，别再守望！

舵手呵，快下船艙！

嗬！嗨！唷！哈！

（荷兰人的伙伴愈来愈响亮地逐段重复着他們的歌唱；挪威水手們想以自己的歌声压倒他們，但却徒然；大海呼号，怪异的海风呼啸、咆哮，以及荷兰水手愈发狂野地歌唱，終于逼使他們沉寂下来。他們退縮了，划着十字，离开甲板；荷兰水手看见，发出陣陣譏誚的怪笑。继而他們船上重又一片死寂；刹那間，天空、海洋复归平靜。）

第 二 場

森塔急步走出屋来；埃力克跟随在后，异常激动。

第8分曲：終曲

埃力克

我听到了什么？上帝，我见到了什么？

这是眞，是梦？这难道是事实？

蓀塔(怀着痛苦的心情回轉身去)

呵，請你別問？我不能答复。

埃力克

公正的主呵！不容怀疑！——事已成眞！——

是什么魔力把你夺了去？

是什么力量这样迅速地把你誘拐，

还残酷地把我至誠的心撕成粉碎！

你的父亲——啊，他带回一个新郎……

我深知他的为人……这种事果眞被我料到！

而你……可能嗎！？！——对那男人——

他还只刚进你家門——你就和他訂婚！

蓀塔(如前状)

住嘴！別再多說！我非这样不可！

埃力克

呵，你一味盲目順从，

父亲的眼色把你操纵，

这一下，把我整个儿断送！

蓀塔(內心激烈斗爭)

別說下去！別說下去！我再不能同你见面，

再不能把你思念，这是我崇高的义务！

埃力克

什么义务，这样崇高？听这义务，不更高：

你不是曾經許下諾言，要和我白头偕老？

蓀塔（激烈地）

什么？我何曾許下这等諾言，要和你白头偕老？

埃力克（痛苦地）

蓀塔，呵，蓀塔，說过的話，翻悔不了！——

抒 情 独 唱

难道那一天你已忘怀，

你邀我同去那山谷間？

为替你摘取岩上的鮮花，

我壮起胆量，不畏艰险。

还記得我俩并立岸边，

目送你父亲揚帆出海？

船上的白帆临风搖曳，

他囑我要謹愼地保护你；

你双手紧抱住了我，

有一股热流，直奔我的心头——

这岂不是爱情的表白？

这岂不是默許的諾言？

（荷兰人偸听他俩爭辯；这时他走了出来，激动异常。）

荷兰人

完了，呵，完了！ 我永远得不到拯救！

埃力克（惊愕地后退）

多么可怕呀！ 上帝呵！

荷兰人

别了，蓀塔！

蓀塔（拦住他的去路。）

站住，不幸的人！

埃力克（对蓀塔）

你要干什么？

荷兰人

下海！ 下海！——永世不复返！——

（对蓀塔）

我已賞識了你的坚貞——

一切都完了——我的幸福——你的婚姻！

别了，我不願把你連累！

埃力克

可怕呀！ 这眼色……！

蓀塔（如前状）

留下！

从此你无須再漂泊！

荷兰人（向他的伙伴吹一声尖利的口哨）

挂帆！ 起錨！

告别陆地，永世漂航！

蒸塔

啊，你难道怀疑我忠貞的心！

不幸的人喲，你怎会迷惑不清？

别走！ 已定的婚約不容悔改！

我必終生信守誓言！

荷兰人

我怀疑你，怀疑上帝！

我要下海去漂泊一世！

空虛呵空虛，什么忠誠信义；

你的誓言在嘲笑你！

埃力克

这是怎么回事？ 主啊，这是什么話！

我的眼睛、耳朵，該不会騙我吧？

蒸塔，你真要走上絕路啊！

你已落进撒旦的魔掌！ 快来吧！

荷兰人

請听，請听我細說我的来历！——

我被判定去經受最悲慘的命运：

終身的乐趣便是永不超生。
唯有純洁的女性能将我拯救，
她必須起誓爱我，至死坚貞……
如今婚約虽已定，但你未发誓；
你还能免受懲罰，你还能得救。
不幸的人儿喲，你該知道，
負約的女子，厄运也难逃：
永劫之罰，不得超生！——
这道咒語已經使多少女子为我牺牲。——
但你是得救了！——
別了！——幸福！
我要永世去漂泊！

埃力克（恐惧地向屋里、船上呼喊）

救命！ 救命！ 快来救她喲！

森塔（激动万分）

我深知，深知你危难重重！
初次相逢，已了解你的苦衷！
你的痛苦已到尽头！——我們的婚姻
可使你永远逃出撒旦的牢籠！

（达兰德、瑪丽、姑娘和水手們应埃力克的呼救声，从屋里、船上急奔而来。）

埃力克

快救她！ 她疯了！

达兰德，瑪丽和合唱队

我看到什么啊，上帝！

荷兰人(对森塔)

你不了解我——你料不到我是誰！

(他指着他的船，血紅色的帆已經挂起，他的伙伴幽灵似地忙着启航。)

到大洋上任何一个地区，

去詢問漂洋过海的船只：——

这艘船是所有虔誠者的恐惧：

我就是漂泊的荷兰人，妇孺尽知！

荷兰人的伙伴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嗨嗨！ 嚯咴嚓！

(荷兰人閃电似地登上甲板， 刹那間海船随着水手們的吆喝声下海。——岸上众人呆如木鸡。——森塔使劲挣脫拦阻着她的达兰德和埃力克。)

达兰德、埃力克、瑪丽及合唱队

森塔，森塔！——你想干什么？

(森塔猛然挣脱两人，奔到一凸出的悬岩上：竭尽全力向业已启航的荷兰人呼喚。)

森塔

赞美吧，赞美拯救你的天使和她的誓約！

〔看吧，〕我忠实于你，至死不渝！

（她纵身跃入大海；同一瞬間荷兰人的海船沉沒，迅速地化为幻影。❶——从远处水中升起荷兰人和森塔互相拥抱的清晰形象。）

---

❶ 总譜：海水涌起高浪，旋又下落，变成急流的旋渦。在旭日的紅暉中，在船的幻影上升起荷兰人和森塔互相拥抱的清晰形象，在海面上向前浮移。